

254

魔 爪

作者：平 平等

责任编辑：赵惠中

责任校对：马云燕

装帧设计：王师颀

出版：作家出版社

印刷：北京潮白印刷厂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8.125 插页：2

字数：152千

版次：1988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7-5063-0029-X/I·28

统一书号：10248·0216

印数：0001——22,400册

定价：1.50元

(作家版图书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)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收入多篇外国及港台影视小说。其中《骗子》通过众多面目各异、手法殊同的大小骗子，揭开楚楚衣冠下包裹着的丑恶嘴脸，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黑道猖獗、拐骗横行的现实；《警察》通过描述警官与贩毒分子的角斗，管窥西方世界的一个阴暗角落；《魔爪》描写为了一笔巨款，新嫁娘成了新寡，一双双罪恶的手向她伸来……。每个故事皆离奇曲折。妙趣横生。

出版说明

在当前电影、电视事业飞速发展的时代，广大观众面对世界浩如烟海、多若繁星的影视故事片，往往因顾此失彼、无暇领略而感遗憾。我们推出国内外和港台影视文学作品，希望它作为电影、电视爱好者赏析影视的一种补充，使人们能够多而且快地了解国内外多种风格和题材的影视新片，从而开阔眼界，得到艺术享受，丰富文化生活；也作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参考读物，而为文学的百花园增加新的色彩。

目 录

魔 爪〔美〕.....	平 平(1)
骗 子(台).....	曾教中(17)
警 察(港).....	嘉 禾(73)
妻 子〔民主德国〕.....	玉 熙(93)
猩猩征服世界〔美〕.....	郭 华(100)
克里斯蒂娜女王〔美〕.....	郭 华(110)
风流女窃〔美〕.....	郭 华(134)
再见, 早晨(台).....	郭 华(144)
法国中尉的女人〔法〕.....	赖秋云(165)
杀人的夏天〔法〕.....	艾 敏(179)
目 证〔英〕.....	阿 影(199)
针 眼〔英〕.....	林孝铭(203)
飞越疯人院〔美〕.....	裘翠定(233)

魔 爪〔美〕

平 平

温馨的海风，亲吻着迷人的海滨。

金色的沙滩，飞溅的浪花，嬉戏的海鸟，裸露着身体在做日光浴的青年男女……一切都是那么富有浪漫色彩，撩人遐思。

风姿绰约的年轻女郎雷琪，坐在色彩缤纷的遮阳伞下，愁眉不展。她，一个美丽而多情的女性，自从与查尔斯结婚后，就象掉进了情感的地狱中，新婚夫妻的柔情蜜意，早就被丈夫查尔斯那种神秘秘、躲躲闪闪的行动吞没了。她明显地感到，查尔斯有事瞒着她，他在干一桩罪恶勾当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常使她从噩梦中惊醒。尽管他把她从美国带到法国来度假，住在豪华的公寓里，穿着巴黎最时髦的服装，然而，她内心的冷漠和恐惧是什么东西也赶不走的。既然结婚是爱情的坟墓，那不如早点离婚。大海的喧啸，更增添了她的愁绪，她仰天长叹一声。一张怪脸，赫然出现在她眼前，把她吓了一跳。这是一个戴着假面具的男人，当他把面具揭开，竟是个潇洒漂亮、风度翩翩的年轻

人。年轻人自我介绍，他是查尔斯的朋友，名叫彼得。雷琪此时心里只想着，马上回公寓收拾行李，离开巴黎回美国与查尔斯离婚，她随便与彼得搭讪几句，失神地向公寓走去。

当她推开公寓大门，把灯打开，眼前的情景使她神色陡变，她的住房里四壁萧然，家具、地毯、油画都不翼而飞，她三步并作两步，跌跌撞撞地冲进卧室，房里空空如也，她打开抽屉，里面一无所有。

雷琪呼叫着：“查尔斯——”

没有人应，四壁发出阴沉的回音，她从一间空房冲进另一间空房，在空寂的大厅里木然地兜着圈子，恐惧一阵阵向她袭来。

短暂的麻木后紧接着是神经质的慌乱，她飞身跑出大门，猛然和一个男人撞了个满怀。

“啊！你……是谁……”她颤抖地问。

男人身强体壮，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严厉地说：“查尔斯太太，我是警察局的爱德华警长，请你跟我去一趟！”

雷琪被带到警察局陈尸所里，警长掀开一块白布，雷琪一眼认出是丈夫查尔斯的尸体，她全身冰冷，几乎昏厥在地。

警长取出一张查尔斯的照片对她说，他们是在从巴黎到波尔多的铁路边上发现查尔斯的遗体的，查尔斯身穿睡衣裤，身上有一张当天早上开往马拉开埠的船票。

警长问雷琪：“你的丈夫查尔斯有多少财产？他的钱

放在什么地方？有什么人与他接近？”

雷琪象木偶似的连连摇头，她对丈夫的情况确是一无所知。警长叹息：“太太，实在太荒唐了！”

从警长口中知道，查尔斯把公寓里所有的财物全卖了，总共值二十五万美元。然而，警察彻底检查了查尔斯的遗物，二十五万美元不知藏在何处。查尔斯身上有三千法郎和一本记事册，记事册上写道：“下午五点——香爱丽舍公园。”还有一封信，上面写道：“亲爱的雷琪，我永远爱你。你的查尔斯。”

显然，从这几件遗物中，查不出什么线索，雷琪坠入五里雾中……

殡仪馆里，举行着查尔斯的丧葬仪式，空荡荡的大厅里，死一般沉寂，除了警长和雷琪外，没有人来参加丧礼。

雷琪处在迷离恍惚的状态中，她真不相信，查尔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她而去，是现实还是噩梦？……

“砰”的一声，殡仪馆的大门猛然被撞开，一个矮个子的秃顶男人步履蹒跚撞了进来，他是查尔斯多年前的朋友，名叫吉定，他在查尔斯的尸体旁兜了一圈，露出厌恶的神情。

紧接着，又走进来一个粗鲁的、黄头发的高个子男人，他叫德克斯，乜斜着查尔斯的尸体，似乎在盘算什么。

雷琪愤懑地盯着这两个素不相识的怪男人，正想发火，殡仪馆的门再次被撞开，又闯进一个头发乌黑、体魄

伟岸的男人，他叫施柯比。只见他眯起眼睛扫了尸体一眼，摸出一根大头针，深深地刺进死者的手指头，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死者，见死者无反应，他满意地抽出大头针，扬长而去。

雷琪正欲训斥施柯比，突然感到有只手搭在她肩上，她惊叫一声，回头一看，是面如死灰、身穿黑上衣的殡仪馆工作人员，他递给雷琪一封信：“太太，对不起，吓坏你了！”

这是一封美国大使馆的信，上面写道：“查尔斯太太，请您明天中午十二点半到美国大使馆谈谈您已故丈夫查尔斯的问题。巴塞罗缪。”

第二天，雷琪按时赶到美国大使馆，找到巴塞罗缪。巴塞罗缪四十多岁，面色灰白，戴一副玳瑁架眼镜，他开门见山对雷琪说，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，他代表美国官方来了解查尔斯的情况。

巴塞罗缪取出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，从放大镜中可辨认出来，灰暗的照片上有四个人，第一个是年轻时的查尔斯，其余三个人，分别是昨天到殡仪馆参加丧礼的吉定、德克斯、施柯比。雷琪肯定地回答巴塞罗缪，她仅是昨天在殡仪馆见过他们，以前与他三人从未相识。

巴塞罗缪停顿了一下，凝视着她：“查尔斯太太，恐怕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！……”

“危险！为什么？”雷琪疑惑不解。

“目前那三个人迫切要得到的，是查尔斯遗留下的二

十五万美元，你既然是查尔斯的妻子，你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线索。”巴塞罗缪说这番话时既严肃而又带有某种温情，他似乎在为雷琪的处境担忧。他叮嘱雷琪，目前最要紧的，是将那笔钱找出来，可能是一张支票，或许是一张寄放行李的单据，总之，找出来放在以他为代表的美国官方人员手中才保险，否则雷琪随时有被暗算的可能。他给雷琪留下电话号码，叫她有情况即时与他联系，但必须切记，决不能对任何人泄露。她曾到过美国大使馆找巴塞罗缪。

雷琪象一只无辜的小羊掉进狼窝里，她丧魂落魄地在海边徘徊。

黄昏的海滩，灰暗、冷落、迷惘。她踽踽独行，想哭诉、呼喊。这时年轻漂亮的彼得来到她的身边。温柔的海风，使她回忆起那天黄昏，她在海滨遇到这位带着假面具自称查尔斯的朋友的青年人。彼得此时是专程来与雷琪解闷的，他说，他从报纸上得知查尔斯不幸去世，对雷琪深表同情。

彼得将雷琪带进五光十色的夜总会里。舞池里一片混乱，雷琪不知不觉被一个男人搂着跳舞，那男人几个大转圈，将雷琪转到舞池的一角，突然压低声音问：“查尔斯太太，那二十五万到底放在哪里？”

雷琪借着昏暗的灯光才看清搂着自己跳舞的人竟是那个矮个子吉定。她一脚踢开吉定怒吼道：“我什么也不知道！”

吉定阴森森地盯了她一眼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那笔钱不

是你的，查尔斯太太！说不定哪一天早上你会死在床上！”

雷琪冲出夜总会，直奔电话间，她气喘吁吁给巴塞罗缪拨电话，电话还没拨通，原先在殡仪馆里见到的高个子男人德克斯赫然站在门前，叼着一支烟，用一条腿挡在门口：“你好啊！查尔斯太太！”

雷琪瞪大两只眼：“你——你要干什么？”

德克斯狡诈地一笑：“你应当知道，那笔钱还是交给我吧，我可不是跟你说笑话……”

他边说边把一根根燃烧的火柴向雷琪的衣服、大腿、胸部、头发上扔过来，雷琪拼命拍打着火柴，怒吼：“你这个疯子！”

德克斯威胁道：“那笔钱是我的，如果你不交给我，你的命连张纸都不如！懂吗？”说罢扬长而去。

雷琪又接着拿起电话，突然门被闯开，雷琪尖叫起来，进来的是彼得。她才松了一口气。

雷琪和彼得一起向旅馆走去，彼得问她：“你怎么突然从夜总会里溜走了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

雷琪颤抖地说：“我不能告诉你！……”

彼得转身告辞，雷琪用锁匙打开门，刚一踏进房间，猛地停住了脚步，她室内已翻箱倒柜，杂乱无章，身穿雨衣的大汉施柯比站在房正中央，一步步向她逼近：“查尔斯太太，你快说，那二十五万放在哪里？”

雷琪惊恐地：“我不知道！……”

施柯比从衣袖中伸出一只象钢丝钳似的金属假手朝雷

琪猛扑过去，吼道：“我要钱！交出来！是我的！……”

雷琪急忙转身飞奔出屋，大叫：“彼得！”

施柯比的一只金属假手一下子打在门上，穿透木板，嵌在木头里，雷琪两眼直愣愣地发呆了。

彼得闻声从楼下跑上来，雷琪喘息着：“那个人，他要杀我！……”

彼得推开雷琪，朝施柯比下巴猛击一拳，施柯比头撞墙上，他猛一转身飞腿将彼得踢倒在地，然后拔出嵌在门上的金属假手，冲到窗前，爬了出去。

雷琪扶起彼得。彼得摇摇晃晃，走到窗前，朝外望了一眼，交待雷琪：“把门窗都关上，别让任何人进来，我马上就回来！”

彼得翻身出窗外，他爬进一个灯光阴暗的房间，吉定、德克斯、施柯比正在激烈地争论着。

彼得摸了摸施柯比的下巴：“老弟，我没打伤你吧！”

施柯比摇了摇头，吉定迫不及待地问彼得：“其他先别谈，现在要紧的是钱搞到手了吗？”

彼得长叹一声：“你们三个演滑稽戏的家伙插了手，我有什么办法，你们不是让我来处理吗？那女人信任我，如果钱在她手里，我会弄到手的，不过，你们要放手让我自己干。”

吉定、德克斯、施柯比担心彼得弄到钱后一个人独吞，吵了起来，最后大家摊牌，弄到手后平分。

雷琪在自己的房里忧心忡忡，抱臂而泣，突听一阵

敲门声，开门见到是彼得，心定了下来。

彼得慷慨激昂地说，他没找到施柯比，接着以什么都不知道，关心雷琪的口吻追问：“为什么总有人跟踪你呢？难道你有什么贵重东西吗？”

雷琪声泪俱下，便一五一十，述说丈夫查尔斯被人杀死，留下二十五万美元，但谁都不知道这笔钱放在什么地方，如找不到这笔钱，那几个人就要将她杀死！

彼得温柔地摸着她：“不会的——我不会让他们杀死你！”

雷琪啜泣着：“救救我啊，彼得，现在你是我唯一可信任的亲人了！”她一头倒在他的怀里。

彼得亲昵地吻着雷琪，电话骤然响起来，是施柯比打来的，这个歹徒，生怕钱落在彼得一个人手中，他在电话中对雷琪说：“你的朋友彼得的真名叫丹尔，他是杀死你丈夫的刽子手，你千万别把钱交到他手中呀？”

“什么？”又是一声惊雷，雷琪盯住彼得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她只说了声：“我要休息了，晚安！”便冷冷地将彼得推出门外。

彼得走出了雷琪的房间，隔门听了听里面的动静，尔后弯下腰，从一只袜子里拉出一根松开的丝线，一头系在领带别针上，另一头缚在雷琪的门底下，然后把线拉到他自己的住房里，结在房门锁匙上，如果这女人逃走，他可以觉察到。

雷琪在房里发呆，一切都使她眼花缭乱，她拿起电话

直拨美国大使馆巴塞罗缪，对他说了近两天发生的情况，特别提到有人说她的朋友彼得原名丹尔，杀了查尔斯等。

巴塞罗缪约她马上到市场去碰头。

雷琪换了衣服，轻手轻脚离开房间，她走过彼得的房门时，偷偷俯身从钥匙孔里望去，她看见彼得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，检查了一阵，然后把枪塞进衣内。雷琪惊慌失色，后退几步，便急忙朝门口走去。彼得注视着房间里的那条丝线一动，连忙抓起衣服跑到门口。

雷琪连忙一转弯，奔下楼去，彼得冲出房间紧紧跟在后面叫住：“雷琪！……”

雷琪跳进一辆出租汽车里，掏出一张钞票给司机：“快开！……”

与此同时，彼得也跳进另一辆出租汽车，命令司机：“快跟上前面那辆车子！……”

雷琪的汽车闪进一阴暗处，等彼得的汽车冲过后，她急下车，又跳进另一辆灰色出租汽车，直开哈尔市场。

熙熙攘攘的哈尔市场上，人声鼎沸，水果摊、蔬菜摊比比皆是。

雷琪和巴塞罗缪碰头后，对他说，那个叫丹尔的人带手枪跟着她，她总算把他甩开了。

巴塞罗缪问她跟踪的人是什么样子？雷琪说是一个体格健壮，有一对黑眼珠的漂亮男子。

巴塞罗缪对她说，那男子根本不是什么丹尔，真正的丹尔早已死了！……

雷琪疑惑不解，巴塞罗缪把她带进酒吧间向她讲述事情经过：

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美国战略情报局有一个军事谍报小组，带着价值二十五万美元的黄金，深入德国占领区的后方，去资助法国的地下工作者。当时雷琪的丈夫查尔斯就是其中的一个，另外三个就是在殡仪馆里见的吉定、德克斯和施柯比，还有一个叫丹尔的也参加了这次行动。岂料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他们没能接上关系，于是这五个人起了歹念，想要吞没这笔黄金。他们把黄金埋藏起来，然后谎报说是被法国人抢走了，他们打算战后再把它挖出来瓜分，可是这五个人还没有走出占领区，就遭到法国巡逻兵的伏击——施柯比的右手被打断了，丹尔被打死了，他们冲出占领区，想等战争结束，去挖那笔金子，可查尔斯捷足先登，独自挖出黄金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吉定、德克斯和施柯比一直没法找他，以至后来发生杀死查尔斯的事。

雷琪听后，她想自己孤身一个弱女子在这群歹徒包围中很难脱身，她提出马上离开巴黎回美国去。

巴塞罗缪劝她，那一伙人是决不会放过她的，现在急切要了解的是那个自称丹尔的究竟是什么人？真正的丹尔早已死了，美国国防部已有他的死亡记录。既然彼得化名丹尔，并与雷琪早已混熟，不如让雷琪亲自出面了解“丹尔”。

雷琪接受了巴塞罗缪给她的任务，主动去见彼得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请你别跟我捉迷藏了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彼得沉吟片刻，对她说，他是丹尔的弟弟，当时官方认为丹尔是被德国人打死的，但他却认为他的哥哥丹尔是被施柯比、吉定、德克斯和查尔斯打死的，他分析因丹尔不同意那些家伙吞没这笔金子，他们便打死他。如今施柯比一伙要他跟他们一起干，他想弄清事实真相，不得不参与他们的活动，但他明白地表态，他是站在雷琪一边的。

他真诚地说：“雷琪，请相信我，我是站在你一边的。”

雷琪怀着恐惧疑惑的目光注视着他那美丽的黑眼睛：

“他究竟是谁？我能相信他吗？……”

彼得离开了雷琪后，他被施柯比用枪押到一幢大楼里，施柯比搜走了丹尔身上的枪，他逼他走到八层楼的顶端。俯视巴黎夜景，一片灯火辉煌，施柯比用枪逼着丹尔：“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说，如今钱究竟在什么地方？”

丹尔说：“钱不在我手里，在她手里，即使在我手里，我也未必要交给你！”

施柯比象狮子一样狂吼：“我要你从这八层楼顶跳下去，我要你粉身碎骨！”他的枪寒光逼人，步步向丹尔靠近。

丹尔已被逼到边沿，一眨眼就会摔下万丈深渊，他冷不防回身一巴掌把施柯比的手枪击落在地，接着又在他的下巴猛击一拳，施柯比没有倒下，反而伸出手臂卡住丹尔，把他举了起来欲扔，丹尔猛地挣脱了施柯比的双臂，施柯比的金属假手扯破了他的衣服，丹尔的背上拉出了一条血

口。俩人同时跳过去抓住掉在手上的手枪，激烈地争夺。

猛然间，丹尔松开双手一推，施柯比跌跌撞撞地直往前冲，朝屋顶边的斜坡滑了下去。但他却用金属假手紧紧抓住屋顶边缘，身子悬在空中。

丹尔转身直奔雷琪住所，他身受重伤，雷琪为他包扎伤口，他上气不接下气，叙述施柯比已被他悬挂在大楼上。俩人正议论着，电话突然响起来。

雷琪接过电话，德克斯在电话里请她马上到他的房里去一下。

丹尔陪着雷琪到德克斯的房里，吉定、施柯比正坐在德克斯床上，显然吉定和德克斯救了施柯比。三只狼对着雷琪猛吼：“我们现在要拿到钱，钱究竟在哪里？”

丹尔走近他们身边说，钱不在查尔斯太太手里，也许是在在座的某人手中，如果不信，就分头搜查每个人的房间。

他们再次抄了雷琪的房间，除了发现查尔斯留下的信、记事册外一无所获。

施柯比突然失踪了，丹尔等人在他的房间的柜子里，发现一个黑色的沉甸甸的盒子，众人以为里面有金子，打开一看，是施柯比准备用的各种不同的金属假手。

施柯比的卧房里被翻得乱七八糟，象刮过台风似的，可就是不见施柯比的踪迹，忽听洗澡间传出“哗哗”的流水声，水顺着门缝流了出来。

众人走进浴室，施柯比已死在浴缸里，这究竟是谁干的呢？大家面面相觑。

警察局里，警长葛兰比尔在审讯雷琪、丹尔、德克斯和吉定，四人矢口否认。

警长警告：在结案之前，你们谁也不准离开巴黎。

傍晚，雷琪接到了巴塞罗缪的电话，他说他与美国当局调查过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去的那个丹尔根本没有兄弟，对她身边这个冒充丹尔兄弟的人，务必十分小心。

夜幕垂空，一艘大型摩托艇沿着塞纳河航行，里面灯火通明，雷琪和“丹尔”，坐在靠栏杆的桌旁。

雷琪迷惘地凝视着“丹尔”，沉默……可怕的沉默：“他是杀人犯？骗子……”

“你怀疑我杀了你的丈夫查尔斯和施柯比？是吗？”“丹尔”打破沉寂问，雷琪不置可否。

沉寂了片刻，她终于问道：“我知道丹尔是没有兄弟的，那么你究竟是谁呢？……”

“丹尔”犹豫了一下，说他的父亲是个制雨伞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不愿继承父业，便从事一种特殊职业，当上窃贼，他专门打劫富人的钱财，他的真名叫亚当，他喜欢从事一种神秘的工作，总有一天雷琪会明白的。听了他的叙述，雷琪更糊涂了：“彼得——丹尔——亚当？他究竟是谁？”

深夜，吉定盘算着那二十五万怎么弄到手，有电话约他出去谈谈。他走进电梯，电灯熄灭，电梯直往下降，一阵沉寂后，传来一声恐怖的尖叫声。守夜人闻声赶到，吉定已躺在血泊中，他的喉管被割断了，一道口子，从左耳一直划到右耳。